



灯下闲坐，想写几个字来消遣，便去拿笔。笔是有的，案头或抽屉里有好几根，但大多数是坏的。或是笔尖损坏，或是没“膏”，或是写没几笔，字迹便淡淡模糊，难以看清……如此一来，徒生怅然，不由感慨：这满屋的便捷，竟然找不到一支好用的笔来。这真是“笔到用时方恨少，事非经过不知难”。

这下，我想起小孩抓周，长辈们将各色物件摆在床上，任由孩童爬去抓取。抓到笔，便预示将来是个读书人，可登仕途；要是抓到算盘，便寓意将来善于经商，发家致富……据母亲说，我那时不偏不倚，一把攥住一支毛笔，举

得高高的，惹得家人开心得不得了，满堂欢笑。虽然后来手中的笔很“干涩”，一直“出不了水”，却与笔墨结下一生不解之缘。

到读书启蒙时，老师曾问我们：“你们将来是要拿五寸的，还是五尺的？”起初都不解其意，后来才明白五寸是笔，五尺是锄头。一语点破，众人都说愿择那“五寸”，说得老师满心欢喜，眉开眼笑，仿佛已看见满园桃李。

那时日子清苦，笔是金贵的。书包里常备的，不过是几节铅笔头。一根铅笔越写越短，最后短到握不住，也舍不得扔。哪怕只剩下一点笔芯，也要收好。放学后，便去山边折一小根

细竹枝回来，削头去尾，留中间一段，把铅笔芯嵌进中空的竹管里续写，直至笔芯用完为止，从不浪费。

时至今天，我还记得用竹枝笔写字时，手心微凉的触感，和那沙沙的声响。陆游有诗云“青灯有味是儿时”，如今想来，那竹枝笔尖划过的，不只是粗糙的纸面，更是我们那一代人苦涩又坚韧的童年。

到三年级，可以用钢笔。钢笔笔壳是塑料做的，笔尖是两片薄铁片合成，笔肚是用来吸蓄墨水的。尽管我的钢笔简陋，还是很喜欢。墨水一般是浅蓝色，后来才有黑色；而老师批改作业用的却是红色的，笔尖是“鸭嘴杯”形的，没有笔肚，只能蘸着写。用钢笔写的字更清楚，更有筋骨，但字写错，只能划掉重写，也经常遇到笔肚无水的困窘。一旦无水，要么不写不做，要么找同学借一两滴，或找有带整瓶墨水的同学吸一管，待后面再还给人家。俗话说“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”，说的就是这样。倘若同学不借，也就只好干着急。后来，我便自带一小瓶墨水放在书包里备用。

一段时间后，圆珠笔、中性笔渐渐多了起来，钢笔用得少。但在我心里，钢笔写出的字，始终带着一种郑重感。

不过，“墨水”很多时候是代表学问。若是夸人有学问，便会说“这个人腹内有墨水”。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常能见到有人在上衣口袋插一支钢笔，以此标榜自己是读书人。若是插

笔

| 黄志专

两支，便要被人打趣：“铁笔插双支，两斤猪屎不会记”。至于插三支的，人们便笑说：“那是修笔的师傅。”所以，我读书那会儿，至多只插一支，有时干脆不插。如今想来，那几支笔插在胸前，插的何尝不是一代人对知识与身份的朴素向往呢？苏轼说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，可那时的我们，却偏偏要借一支笔来装点门面，真是可爱又心酸。

后来，有了电脑、手机，有了五花八门的文字输入法，笔不再是读书人必不可少的工具，往日的热闹风光渐渐褪去。如今常听人感叹：“找一支笔，竟比找一把锄头还要难。”此话不假，寻常人已经很少携带钢笔或是其他书写之笔。

不过，就在这个暑假，孩子神秘兮兮地说他要做支“纸笔”。我听得一头雾水。他见我疑惑，就拿来给我看。原来，是用一张纸巾，卷捏成绳索状，两头捏得尖尖的，如笔尖一般；中间粗阔，恰似笔肚，外形俨然一支两头尖尖的笔。他说，将这“纸笔”吸水，放进冰箱冻成冰，再取出来，便能在白墙上、餐桌上写“水字”。字迹清亮，片刻便化作一摊水渍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我忍不住夸他有创意，他便兴致勃勃地讲起制作过程来，眉间满是得意。

眼前这根写“水字”的“纸笔”，与我小时候做“竹枝笔”一样有创意。当年我是不得已而为之，而今孩童则是故意为之而寻乐。一古一今，看似风马牛不相及，可骨子里那份对书写的热忱，却是一脉相通的。

晒稻谷

| 骆明凤

家乡地处海边山地，可用来耕作的土地本就不多。早些年，能吃上白米饭更是不易，我们便格外珍惜自家种的稻谷。

每到暑假，我们都会主动帮忙家里做一些农活，像晒谷、摘花生、掰玉米等，大人们更是忙得不可开交，地里的番薯要施肥，芋头要移栽，庄稼要浇灌……谁也闲不下来。

一到晚上，暑气还没退去，忙碌了一天的我们又饿又累，软软地坐在椅子上端起饭碗就吃，那时候也没什么好东西，咸菜下粥、番薯稀饭、南瓜大麦粥都算很不错了。

“快吃快睡，明天你们要帮忙晒稻谷！”父亲低沉的嗓音在院子里回荡。“好。”我们应声说着。我们知道这活比起他们大热天的在田里劳作，要轻松多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瓦蓝瓦蓝的天空飘浮着丝丝白云，父亲观察了天象，认真地说：“今天天气好，可以晒稻谷。”于是我们二话不说就跑进屋子里，那一袋袋的稻谷沉甸甸的，我们连吃奶的劲都使了出来，翻着、滚着，一大袋稻谷终于被我们“请到”庭院的大石埕上。这时，我们额头上的汗珠连成线，流淌下来，汗水湿透衣背。

稻谷铺展开来，又薄又宽的像一地金黄，像一幅画卷。吃过饭后，白晃晃太阳将石埕晒得发烫，隔着鞋子都能感受那股热意，知了聒噪的叫声一阵又一阵，像波涛一样从远处袭来，叫人心烦意乱。路边的小狗吐着舌头直喘粗气，我拿着抓耙翻动着稻谷，阳光晒得人晕乎乎的，汗水顺着黧黑的脸庞滑落。

这季节的天气说变就变，刚才还是万里晴空，忽然一阵风卷了过来，天边“冒出”一大片乌云，来势汹汹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们兄弟分工合作，赶忙抓起扫帚，将边缘的稻谷往里扫。不多时，天色沉了下来，又有一阵带着凉意的风吹来，吹得遮布咯咯地响。

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，一批批的工夫，如珍珠大小的雨落在了地上，一股腥腥气扑鼻而来，雨滴砸下来，第一滴落在我的后颈，凉得我一颤；第二滴打在席上，洒开一个深色的圆。风里裹着土腥气，越来越浓。我们加快速度，除了将一些已经装桶装袋的稻谷送进屋子外，剩余的那一些，便用席子包了起来。雨帘在院墙外织起来时，最后一角席子终于被拖进了屋子里。还有两堆稻谷来不及收拢，我们就用遮布盖住凸起的稻谷，顽皮弟弟钻进谷堆躺着。

从地里赶来的父亲顶着湿透的衣服，发现弟弟不在现场，我忍不住笑出声。不多久，天放晴，地面烘干后，又将稻谷推开晾晒。

我忽然觉得，晒谷晒的其实不是谷，是日子。太阳把水分一点点从谷粒里抽走，人也把光阴一点点从身体里滤出来，都沉淀成那种干燥而温暖的重量。赤脚踩在谷粒上的触感还留在脚底，麻酥酥的，像长出了一层薄薄的、金色的茧。

一饭纳清风

| 郭华悦

盛夏酷暑，人心底最盼的，便是一缕穿堂而过的清风。

旧时夏日，纳凉追风，全凭人手。村口的大榕树下，铺一席凉席，懒懒躺下，轻摇蒲扇，徐徐清风便从扇底生出，稍稍消解周身燥热。那时候的凉，是亲手捂出来的，细碎、温柔，格外珍贵。

如今消暑早已不必这般费力。电风扇轮转不停，空调冷气常驻，躲在恒温的房间里，裹着薄被度夏，成了多数人夏日的日常。凉爽来得轻而易举，无须费心，可偏偏这份唾手可得的清凉，少了几分绵长的幸福感。

古人深谙消暑的真谛：世间最惬意的清凉，从不是随手可得安逸，而是历经一番细碎折腾后，换来的舒心自在。付出些许辛劳，褪去满身暑气，才更觉人间烟火温柔。源自唐代的清风饭，便是这般藏着烟火诗意的消暑妙物。

盛夏暑气蒸腾，湿热吃食总让人望而生畏。而清风饭，是独属于夏日的凉食雅味，入口清冽冰凉，一缕凉意顺着舌尖蔓延全身，瞬间将周身暑热隔绝开来，抚平盛夏的躁动。

据《清异录》记载，清风饭始于唐代，是盛唐宫廷专属的夏日消暑珍馐。唐敬宗年间，每至酷暑盛夏，宫中便会精工制作清风饭。其主料为剔透莹润的水晶饭，再搭配龙睛粉、龙脑末，辅以牛酪浆细细调和调味。

调味完毕，便将米饭盛入精致的金提缸中，垂入幽深的冰池浸泡，待米饭彻底冰透入味，便可取出食用。从珍稀考究的食材，到精致华贵的金提缸，再到专属的冰池冰镇，足以窥见清风饭的奢华精致。也正因这般繁复的工序与昂贵的用料，唐代之后，清风饭便成了宫廷富贵、富商名门的专属，寻常百姓难得一见。炎炎盛夏，连一碗米饭都能化作冰润凉食，其中的雅致与奢享，不言而喻。

世间雅物，向来有高低之别。清风饭除却华贵的宫廷版本，亦有贴合市井生活的平民版本。民间山寨版的清风饭，褪去了奢华，多了几分烟火温情。用料尽数从简，不用名贵的水晶饭，只取寻常家常米饭；调味摒弃珍稀辅料，只求物美价廉、清爽适口。华贵的金提缸，换成家家户户皆有的陶瓷、瓦缸；专属的冰池，便以庭院深井替代，借井水的沁凉冰镇米饭。

褪去繁奢，不改清欢。一碗简易的清风饭，依旧藏着盛夏最动人的清凉。烈日炎炎的夏日，舌尖藏清风，心底无燥热。端坐树下，手捧一碗冰润的清风饭，细品慢尝，夏的燥热便悄然褪去，余下的皆是清宁舒爽。

一饭纳清风，一食渡炎夏。清风饭，将消暑的惬意与古典的诗意揉于一碗。清风拂于身外，凉意藏于舌尖，浅浅一碗，便盛下了整个夏日的温柔清欢。

百源路夏夜纳凉往事

| 曾耀文

泉州百源路，南起涂门街，北接南俊巷，因地处百源池西畔而得名。这条老街，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鲜活的夏夜纳凉记忆。

那时的夏天格外闷热，家里的平屋像蒸笼一般闷热难耐，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跑到百源池畔纳凉游玩。这里晚风习习，吹散了暑气。一方清凉天地，聚拢了寻乐的游客。文化宫就坐落于此，电影院、图书馆、游乐场、歌舞厅一应俱全，还有各式各样的兴趣培训班，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心之向往的去处。我报名参加了文学培训班，原本计划只招一个班，没想到热爱文学的青年竟有那么多，报名人数远超预期，主办方只好扩招成两个班。每周两个晚上的课程，是我一周里最期待的时光。

没有空调的年代，电风扇也算是

稀罕物，百源池畔自然而然成了纳凉、娱乐、情侣谈情说爱的绝佳场所。华灯初上，文化宫广场是个露天的大舞台，没有围墙的乐园。广场正中央舞台，南音演员奏唱，婉转曲调袅袅不绝，台下石凳上坐满“南曲迷”，大多数是老年人。入文化宫路口围着一群歌迷，他们或站或蹲，手里攥着几分钱买来的歌词纸，跟着旋律轻轻哼唱。我也是这“街头音乐沙龙”的常客，仰头望着树上悬挂的木板，上面贴着最新的流行曲谱，跟着喇叭音乐引吭高歌，我的歌声略带沙哑和走调，但这并不影响我热情地歌唱，发自内心“吼唱”的是那个年代的青春回响。每一首流行歌曲像池面的涟漪，从这里漾开，传到城市的各个角落。

铜佛寺门口更是热闹，一位“讲古人”端坐其间，一手捻着胡须，一

手轻摇折扇，语速不疾不徐。观众席上的我竖着耳朵听着，生怕漏掉一个字，听到紧张处，“讲古人”猛地一拍惊堂木，引得我们阵阵惊呼；说到欢喜时，又眉开眼笑，惹得我们跟着开怀。直至深夜，讲到故事高潮刺激紧张处，那句：“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”让听众欲罢不能，我依依不舍地离开，心里想道：明晚早一点来占前排座位。

百源池边，杨柳依依，碧波荡漾，游船穿梭往来，为夏夜增添几分意趣。有一种天鹅造型的脚踏游船最受欢迎，两个人同时脚踩转轮，驱动小船前行，泛舟湖上，晚风拂面，惬意极了。有一次我和朋友一起划游船，谁知半途突然下起大雨，我们两个都是划船新手，慌得手忙脚乱，任凭船桨在水里胡乱划动，小船却在原地打转。

龙眼树下

| 黄旭钊

阔别罗东几十年，总会想起，故乡的庭院，始终立着的那一棵老龙眼树。不知历经多少寒暑，粗糙的树皮爬满深浅交错的纹路，像祖辈布满风霜的手掌，牢牢托住一方小院的岁岁年年，也盛着我全部温热的童年光阴。

我的家乡罗东，位于南安北部，夏长无酷暑，冬短无严寒。家乡气候宜人，雨量充沛，具有龙眼生长得天独厚的环境。这里的春风总是温柔的，三月初春，万物苏醒，老龙眼树也悄悄褪去冬日的沉静。落叶褪尽，枝头抽出细碎的新叶，层层叠叠，簇拥着满树生机。

微风拂过，细碎的花影摇晃，花香漫满庭院，引得蜂蝶穿梭其间，嗡嗡的声响，是春日小院最温柔的絮语。硕大的树荫下，是奶奶围着篱笆的鸡鸭场，一群群小鸡小鸭在树荫的保护下无忧无虑地成长，每天乖乖地等着奶奶送来美食，饱餐后在浓荫下嬉闹。它们是龙眼树下天然有机肥料的制造者、施肥员，是我童年最喜欢的小伙伴，也是奶奶每天生活里的牵挂，更是一家人节假日打牙祭的盛宴食材。

入夏，龙眼树便撑起更为壮观的浓密绿荫，成了小院最清凉的天地。层层叠叠的枝叶交织成巨大的绿伞，密密匝匝，遮住炎炎烈日，把滚烫的暑气尽数隔离在外。正午时分，阳光穿透叶隙，洒下斑驳细碎的光影，落在青石地面上，随风轻轻晃动。劳作归来的长辈，总爱搬一张竹椅坐在树下，摇着蒲扇闲谈休憩。晚风裹挟着树叶的

清香，驱散一身疲惫，蝉鸣声此起彼伏，不觉得聒噪，反倒衬得乡间夏日愈发宁静悠长。孩童的嬉闹声、大人的闲谈声、蝉鸣声，交织成故乡最鲜活的夏日乐章。

盛夏过半，便是龙眼成熟的时节。原本青绿的枝叶间，挂满了一串串圆滚滚的龙眼，青黄透亮，沉甸甸压弯了枝头。剥开薄薄的果壳，便是莹白剔透的果肉，水润饱满，轻轻一咬，清甜的汁水瞬间在舌尖炸开。这是农家夏日独有的清甜，是山野馈赠最纯粹的美味。每到这时，乡里乡邻路过我家庭院，触手可及的鲜美美食总能让大家收获满满，从树上折下几串最鲜嫩最密实的龙眼枝提回家去。

儿时的夏日，大半欢喜都藏在龙眼树下。午后暑气正盛，不愿出门奔走，便和邻里伙伴围坐在树下。仰头望着满树硕果，盼着大人搬来梯子采摘，馋得滴口水的时候，就勇敢地爬到树上去摘。虽然有一次次失败的经历，也曾摔得浑身伤痛，但我们总能想出办法，总有勇气爬上树顶尖，把满枝的龙眼摘进竹篮子里。

刚摘下的龙眼带着枝叶的清凉，一口一颗，清甜解暑。我们在树荫下追跑嬉戏、捡拾落果、细数光影，累了就倚着树干静坐，听树叶沙沙作响，看流云慢慢游走。老树枝叶婆娑，静静守护着一群孩童的天真烂漫，包容着所有无忧无虑的嬉闹与欢笑。邻里玩伴们围着我家的龙眼树转，我成了小头目，作为小东家的优越感总是在

这个季节展现，也许是孩子们都留恋果子那难得的甜美吧。

秋风吹起，万物渐次萧瑟，龙眼树却依旧从容淡然。繁花落尽，硕果摘尽，它褪去一身繁盛，枝叶依旧苍绿挺拔，不枯不凋，静静伫立在庭院中央。秋风掠过枝头，叶片轻轻摇晃，似在回望热闹的盛夏，也似在安然等候来年的繁花硕果。落叶轻轻飘落，归于树下泥土，默默滋养着老树，岁岁循环，生生不息。

闽南的冬日少有严寒，老龙眼树便守着一方安稳。褪去所有喧嚣，枝叶愈发沉静苍劲，稳稳扎根故土，不惧风雨，不畏霜寒。它像一位沉默的故人，见证小院四季更迭，守候一家人烟火日常，温柔又坚定。

长大后离家远行，看过山川湖海，赏过万千繁花，心底最牵挂的，依旧是故乡的那棵龙眼树。家乡的土是红壤或砖红壤，最适宜龙眼果树栽培。我脚踩异乡的地，有城市的高楼林立，霓虹璀璨，却寻不到



那样一方浓密绿荫，寻不到那股纯粹清甜的滋味。

每归乡，第一眼望见的，便是庭院中亭亭而立的龙眼树。树影依旧婆娑，依旧散发着熟悉的草木清香。站在树下，晚风拂过枝叶，沙沙声响如故，仿佛时光从未走远，童年的欢喜、家人的温情、故乡的温柔，尽数藏在这片绿荫之中。而当我四顾寻觅，已不见当年常常在大树旁喂养鸡鸭终日劳作的奶奶，和那个用龙眼去酿酒喝的爷爷，油然生出几分惆怅。岁月轮转，大自然可以让老树依然长出累累硕果，人生苦短，却无法留住那些曾经爱我疼我的祖辈。